



# 漢 滑 戰 役

人 民 戰 士 叢 刊

人 民 戰 士 出 版 社 出 版





漢滑戰役概述	.....	(一)
上官村殲滅戰	.....	唐平鑄、盧耀武 (二)
黃莊攻堅戰	.....	羅豐等 (六)
攻下邵耳寨	.....	三縱通訊 (八)
軍民聯合殲滅進犯軍	.....	天曉、胡奇、吳象 (一〇)
無比的愛	.....	主若 (一三)
襁褓上的血	.....	李文波 (一六)
五十九個負傷的	.....	李文波 (一八)
英雄楊北芳	.....	胡奇 (一九)
苟團長帶傷指揮	.....	唐平鑄 (二一)
砲找到正主了	.....	裴光 (二二)
旅長楊顯明被俘記	.....	裴光 (二四)
活捉何冠三	.....	夏川 (二六)
滑縣戰場巡禮	.....	李普 (二八)
插圖：		
上官村殲滅戰	.....	謙祥
軍民聯合殲滅進犯軍	.....	謙祥







































































## 濮滑戰役概述

蔣介石正在公開宣佈所謂停戰令的同時，復命令他的軍隊繼續向我解放區積極進攻。在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經我晉冀魯豫邊區軍民奮起自衛，又於冀魯豫前綫濮（陽）滑（縣）地區殲敵萬餘。

蔣匪孫震集團四十一師一〇四旅楊顯明部，以滑（縣）南面上官村爲依托，向東北留壩渠方向進犯，十九日晚，我六、三縱隊向其展開反擊，當一舉將其全部殲滅。其一二五旅汪匪鋒部，以邵耳砦、黃莊爲依托，向東北之兩門、老岸進犯，經我三縱長途奔襲，以猛虎掏心之勢，鑽進其防禦體系，殲其大部。其蔣肥河北省保安十二總隊何冠三匪部，曾在冀魯豫四分區邊沿爲害五年之久，成爲蔣匪北進濮陽的一個先頭觸角，這次戰役，我七縱將其一掃而光。此次計斃傷蔣匪官兵三一團團長黃伯亮以下三千餘人，俘虜蔣匪一〇四旅旅長楊顯明、副旅長李克源、三一團團長苟在華、三七四團團長陳文曉、河北第十二保安總隊長何冠三以下官兵八千餘人，再一次證明了我軍的越戰越强。



## 上官村殲滅戰

盧耀武、唐平鑄

### 記蔣匪一〇四旅的覆滅

上官村位於滑縣東南三十五華里，東南兩面臨水，北面為一望無際的開闊地，東西以陶家，西戶兩小村作屏障，地勢險要，易守難攻。蔣匪軍四十一師一〇四旅（川軍），在此駐紮以後，又大興土木，把好的磚房通通拆來修築寨牆和碉堡；不到半月功夫，他們在村周圍、寨牆上、街頭巷尾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共修了一百七十五個碉堡。寨牆外邊挖有寬深丈餘的水溝，溝外堆積三道至五道的鹿柴，一切目標的距離都測量好了，每個地方都組織了嚴密的火網，在一〇四旅旅長楊顯明看來，就是老鼠也是難鑽進來的。

蔣匪軍來了，地主惡霸像蒼蠅聞着臭肉一樣，也跟着回來了，他們狼狽為奸，把翻了身的農民又推進火坑裏，人民都在盼望着：八路軍什麼時候再回來呢？

十一月十八日，我六縱部隊奉劉伯承將軍的命令，為了解救人民出水火；大軍從留壩集、王五砦等敵人據點插進去，趕了八十幾里的夜路，直撲上官村（一〇四旅旅部及三一團兩個營駐該村），當夜十二時即進入掃清外圍的攻擊作戰。次日，我五〇團殲滅了陶家敵一個連，四十七團驅逐了西戶的敵人，奠定了我攻擊上官村的立足點。

前線指揮所裏的王司令員看着自己的手錶，正是六點零五分，即在電話上發出命令：「開始攻擊！」霎時所有的山砲、迫擊砲、步兵砲、小砲、輕重機槍一起開火，千萬條火光，在夜空中飛舞，大地在爆裂聲中抖顫。步兵冒着砲火從東西兩面同時出擊。五十一團首先在東北角突破敵人前沿

陣地，緊接着四中隊二分隊也通過了泥濘水溝與層層柴障礙，迅速衝到砦牆附近，敵人手榴彈從上面打了下來，戰士們不顧一切，一邊回敬手榴彈，一邊順着工兵爆炸的缺口，搭着人梯踏肩而上。八班長任成如一馬當先，爬在最高處一伸脚把腿埋進被炸破的虛土裏，拔也拔不出來，正焦急中，站在他脚下的一一九旅剛解放過來的曹東俊同志用手猛力一推，他才一躍登上砦牆，回頭一把將曹東俊拉了上來，扭轉身就是一陣手榴彈，把鑽進礮堡的敵人馬克沁重機槍、電話機奪過來了。敵發覺我登上砦牆後即集中優勢炮火向我射擊，並組織三度猛烈反撲，均被我擊退。敵不得已以火力封鎖我突破缺口的交通線，使我後續部隊不能源源投入。五十一團突上砦牆又被迫退回來，光剩下我四十九團二營突入村內，他們立即奪取一間高房作依托，但因衆寡懸殊，被十數倍於我之敵緊緊包圍猛撲，那時候重武器進不去，手榴彈打完了，戰士們拾起磚頭打退敵人向他們的反撲。

四十九團團長苟在合同志，第一次負傷仍在火線堅持，第二次又打傷頭部因血流過多才下來，政治委員李如海同志帶着電話機把他的指揮所設置在砦牆上突破口的礮堡裏繼續指揮，他相離敵人只有二十米遠，電話綫幾次被切斷，六個查線的電話員都被打倒在那裏，當時情況真是千鈞一髮，岌岌可危，但他用布爾什維克無比的堅忍與沉着堅持渡過了這一危險的局面。苦戰一小時，五十一團再度突入，戰局略見好轉，九時三十分鐘，我後續部隊才陸續增援進來，掃清了東北角礮堡的敵人後，即展開激烈的巷戰，我四十六、四十七、四十九、五十一、五十四等六個團一股勁向西南猛撲，佔領了二十幾座院子，敵人逐步退縮，最後困守西南角上的幾間高房，作困獸之鬥。

二十日拂曉，敵一部向南突圍，被我五十二、五十三團截擊，俘獲一部，大部又竄回村裏堅守。十時許，千餘敵人向北突圍，除了圍困西南角的敵人外，所有的部隊，所有的人員，均參加了縱橫數十里地的大追擊戰，喊叫之聲，轟動原野，戰士們興奮的一面追一面拍着大腿叫喊，不到一個

鐘頭，千餘敵人一個沒有漏網，單我四十八團即俘虜九百餘人。

固守幾座高房的敵人，仍在楊顯明親自督促下進行頑抗，經喊話勸其放下武器無效後，於十二時，我展開總攻。首先是十六旅工兵孫德成、王太和、李順子，大施炸破神技。上級命令他們，炸毀一條小巷子內的一面高牆，使部隊穿過去，這巷子兩端都是敵人地堡，槍眼低僅及腰，我們機槍只能封鎖槍眼，他在敵交叉火力網下匍匐前進實行爆炸，一連炸毀了六座院牆。山砲在二百米的短距離百發百中的摧毀敵人堅守的房屋，迫擊砲英雄王立昭兩臂抱着彈筒，用八十度以上的角度從這個院子打到隔壁院子，步兵從四面八方緊逼着敵人。四十六團七連長李立正與敵英雄楊富俊，衝進了幾個院子爬在牆頭上，發現了擠在院子裏有幾百敵人，李連長即高喊：「快把槍放下，繳槍不殺！」敵人立即把槍扔在地下，拍着手喊：「不要打了，我們繳槍！」部隊即蜂湧而上將敵人全部解決，旅長楊顯明藏在牆角裏，副旅長李克源躲在桌子底下，駭得面如土色，被我四十六團戰士楊俊富活活捉住。正在這時，蔣匪却漫不經意地派了兩架小型戰鬥機來挽救其用作內戰犧牲品的雜牌川軍的命運，然而出他意料以外，不光駐守上官村的敵人被消滅了，從留壩來增援的三一二團也被殲滅了。他還應當知道，就在同一天晚上駐邵耳砦的四十七師一二五旅也被殲滅了。那兩架飛機有氣無力的側着翅膀在空中劃了幾個圈子，快快逝去。這正是縱火者終必自焚的結果，僅只上官一戰，我即俘虜敵正副旅長以下三千三百五十一人，戰車防禦砲四門，迫擊砲十二門，重機槍十六挺，輕機槍八十挺，暨輕重機槍三十五挺，步槍一千一百枝，斃傷敵六百七十五人。連被生俘的楊顯明也不得不翹大拇指對我指揮上官村作戰的王司令員說：「佩服，佩服，你們打得好！」

黃昏，逃走的村民紛紛轉回，他們清理着被毀完了的庭院，到砲樓上去拆回自己的門板、木料，上官村又洋溢着一個月以前的愉快。他們盼望的親人——八路軍終於到來了。



作祥謙

戰滅殲村官上



## 黃莊攻堅戰

### ——二縱通訊——

蔣匪軍七十四師一二五旅三七四團，十月裏佔領了我黃莊，一直到被殲滅的當天晚上，一個多月，無時無刻不在加強工事的構築。已經築成了：第一道緊密的鹿柴，第二道深又寬的壕溝，第三道堅固的木城，第四道丈多深寬的大水壕，緊接着是第五道兩丈高的大寨牆，牆上滿是砲樓和暗堡，在敵人住的院子裏，挖滿了四通八達的交通網和地下室。黃莊被蔣匪軍弄成木籠、土甕和獸穴。

二十一號，敵三七四團團長陳筱文連續集結了王任寨曹七營孔村三個據點兩個營的兵力（他的第三營在邵耳寨和一二五旅旅部同時被殲），企圖死守黃莊。前三天，我軍會再三爭取他們放下武器，可是恰在這第三天（二十二日），顧祝同親自給三七四團拍來電報（此電報爲我收復黃莊時繳獲）說：「你們與「匪軍」激戰三晝夜，屹然未動，打下今後作戰基礎，特嘉獎百萬元。」顧祝同所說激戰三晝夜，完全是撒謊，確實的，是由於三七四團不肯自動放下武器，只是從二十二日晚十時起到十二時止，兩個小時就殲滅了顧祝同所謂「激戰三晝夜屹然未動」的「鐵軍」。

黃莊攻堅戰中的十五團顯得特別出色。

二十二號晚，接近黃莊，工兵分組在鹿柴下面放了炸藥，砲兵佈置在距寨牆百十米的野地裏，他們從敵人燃起的火光中，觀察好了射擊目標，大家只等着攻擊信號。這時隱約還聽見敵人在砦牆



裏面築工事。大家互相開心的說：「到寒牆裏面見面。」

十時，紅絲色的信號彈突然飛向夜空，爆炸聲，砲和機關槍雷鳴起來。十五團陣地的對面突出礮堡上，敵人的機關槍嘯叫着，敵人的照明彈照得陣地通明。砲手張玉禮和劉春山的第一發平射砲彈，在敵人礮堡內開了花，砲樓上的機關槍啞了。張登雲和李金章的第一砲，同樣從另一個礮樓穿過去。礮堡上的敵人被毀滅了，四射的砲彈，又連續的落在礮牆上。

工兵排長龍國昌雖然掛了彩，却不肯下火綫，他指揮着工兵用炸藥把第一道麻柴炸破了幾個洞，勇士們趁着濃煙撲上，從木城上翻過去。

礮牆上的敵人，集中火力向登上礮牆的十三團四、六連反撲。十五團的同志們躍過水溝，趁敵人注視四、六連登礮牆的時候，一連從側面豎上了梯子，二連指導員張敬文帶着勇士向礮牆上爬去；九班長劉長明第一名登上了礮牆，郵城之戰被解放的弟兄劉宗文第二名登上去。

九連沒等豎上梯子，就有的用鐵鍬，有的用手挖了幾個腳窩，同樣爬上去了。

敵人滾下礮牆來，向東北角團部方向逃竄，潰亂了。郵城解放過來的劉文章追上去，繳了一挺重機槍，兩挺輕機，六枝步槍。這時蔣軍團長陳筱文以下千餘人全部做了俘虜。

(鍾臣·杜兵·丁曼)

(羅豐·黃野·張風)



## 攻下邵耳寨

三縱通訊

三縱九旅二十團五連接到強攻邵耳寨的主攻任務後，他們就研究了如何打法，並具體做好了戰鬥組織工作。全連三個排，按任務都分好了工，一排先破壞木城，二排佔領敵前沿，三排繼續向縱深發展，進村後一二排又隨着三排擴張戰果。

邵耳砦的敵人雖然有着二丈高的砦牆，砦外有兩道一丈多深的大溝，在兩道溝中間還築有一道週密堅實的木城，溝內溝外又分佈着許多大小暗堡，暗堡與暗堡都有地道相互貫通，邵耳砦村外是開闊的山野沒有什麼隱蔽地形，而遠近距離敵人都已測量好了的，有的還插有標桿。但是因爲南方攻的猛，敵人把我們看做是主攻方向，於是就把據點內大部份兵力火力都集中到這兒來。當炮兵剛剛把村沿暗堡摧垮後，一排長周文法就不等日落，帶着一排飛也似的衝過深溝。

敵人拚死地用火力阻止我們衝鋒，砲彈、槍榴彈、輕重機槍、步槍、手擲彈，密似雨下，同時在前沿燃起了照明柴。

這時裴營長叫槍榴彈瞄準打火堆，八班的胡學德打的真好，第一顆第二顆都打準了，營長說「打的好，再打二個空炸的」，胡學德接着就來二顆空炸榴彈在敵人頭頂二尺高的地方爆炸了。

爲了掩護衝鋒，一排機槍班長吳效泉同志端着機槍打，點點命中，打的敵人抬不起頭來。

二排整個都衝上去了，把木城破了，又翻過第二道深溝，四班在副班長姚元生帶領下奮勇地豎起了梯子。

四班戰士李金生，他是曹家垓戰鬥解放過來的，這次打仗非常勇敢，他把手榴彈打完了，還把拉火線留着給班長看，在戰場上自動地高聲喊話，並冒着彈雨在開闊地來回送信，積極地完成任務，最後終於在通過木城時負傷，但他下來時並沒有哼。

三排衝進村內時，敵人都已潰散了，大部往東北面逃去，被友隣部隊截住了，八班長楊增玉帶着八班在最先頭，他在村口工事裏捉到二個俘虜，得了二枝槍，劉成祥同志就搶在頭裏，衝不多遠，又遇兩個敵人，一個拿着步槍，拉着一匹馬，一個扛着一挺機槍，劉成祥把頂堂子嘩啦一上，叫聲「站着不動，繳槍不殺！」把二個敵人嚇昏了，很恭順的把槍交給他，劉成祥接過來一看，把舌頭一伸：「奶奶，滿滿壓着子彈。」正在這時又有一羣敵人跑來，劉成祥眼明手快端着機槍「噠！噠！噠！」隨手一梭，敵人跑不脫，都當了俘虜。

一排上了寨牆，向西北搜索，殘敵都鑽到一座夾道裏，他們一見二班衝到，第一顆炸彈一響就高喊：「老爺！不要打，不要打！」一齊放下武器。計有一個多排，十二枝步槍，二挺重機槍，一挺輕機槍，一門小炮，於是邵耳寨打的最頑強打到最後的一股敵人，全部被我們消滅。

軍
民
聯
合
殲
滅
進
犯
軍

天曉、胡奇、吳象

### 記邵耳寨戰鬥

兩個月前，蔣軍進佔了滑縣，民兵們就悄悄離了家，扛着從日本鬼子和偽軍手裏繳來的槍，英勇地展開了游擊戰。蔣軍逼令家屬們限期叫回民兵，交出槍枝。滑縣東南角的宋莊，因為抗拒這種規定被槍殺了二十多人。廟秋村民兵許開清不忍老母被虐待，跑了回去，蔣軍繳了他的槍，還向他再要二十枝，吊打了他三次，最後還是把他活埋了。高平集胡金潮的老婆指要他回去，務求叫自己跑來了，她說：「我太糊塗了，差一點害了你，回去只有死路一條。婦救會長被活埋了，我不是跑得快也逃不脫，好好幹吧，不趕走這些狗東西不要回家！」民兵們心裏都雪亮了，鬥爭的意志更加堅決，更加頑強。

十七日，黑暗的初冬之夜，許多裹紮着白頭巾的民兵帶領着劉伯承將軍指揮下的一支野戰軍，越過六十里密佈蔣軍據點的縱深地帶向南挺進。他們在漫地裏走着，沒有經過一個村莊。這些民兵連日連夜的送信聯絡，偵察地形，脚上都磨起了泡，但是心裏却喜歡得要開花了。

蔣匪四十七師一二五旅，在所謂停戰令生效後，仍然向北進攻。先頭部隊已到了濮陽的兩門鎮以北，旅部和宋衛的兩個營卻還在滑縣、長垣交界的邵耳寨。他以為這樣的佈置是很保險的，但是八路軍和民兵偏偏先向這個「保險」的地方實行反擊。邵耳寨有八尺高五尺厚的寨牆，蔣軍搶來許多門板木床，強迫附近居民日夜修理了半個多月工事，鹿柴外邊，有十三個碉堡和兩道寬深過丈



作 祥 謙

戰作助協民軍寨耳邵

的外壕，外壕前後有一百多高矮不等的暗堡。所有這些，八路軍和民兵完全偵察清楚了，連外壕裏的水深淺都用石子試過了。夜裏，哨兵睜開睡眼，發現事情不妙，沒頭沒腦的用機槍、山砲掃射轟擊的時候，八路軍也不去理會，只顧挖工事。黎明之後，在開闊的地上挖成縱橫的交通溝，推進到不足三百米的砲已作好，掩體。戰士們仍然一槍不發緊緊逼近外壕，民兵李海慶在機槍彈撲亂鑽的道路上滾過去，把電話機架到村西。天剛黑，攻擊開始了，山砲準確地對着久已晒好的目標發射，第二下就把蔣匪的砲兵副連長打死，把封鎖路口的機槍也打壞了。勇敢的工兵分成兩組，第一組剛炸開外壕，第二組便乘着冒起的火光和濃烟衝進去炸鹿宋。鹿宋剛炸開，第一組又衝進去炸第二道外壕，鹿宋炸開七個口，外壕炸開三個口，侯頓方抱着二十公斤炸藥，點着了跑去塞進暗堡。攻擊部隊從中西兩邊同時衝進外壕，蔣匪憑藉堅固的工事，把照明彈擲下來，居高臨下地兇猛反撲，第三連做撲下五次，又五次衝上寨牆。戰鬥英雄李致吾帶着彩在寨牆上頑抗，他率領的班有五人負了傷，但都緊隨着他用手榴彈向敵人猛衝。

東北角部隊攻進來了，震天的暴響和紅紅的火光裏，三處梯子飛躍着登城的勇士。砲彈炸起石子打在黃金堂的頭上，他剛站起，又一個燃燒彈爆炸了，他衣袖和背上着了火，他就地一滾，把火滾息，用手榴彈向前擲去。憤怒地喊道：「衝呀！敵人馬上就要完了！」排長楊北芳衝上去，把機槍架到房上，第十連衝進去，突破了敵人工事的前沿，蔣軍動搖混亂了。到處是火光，暴響、喊叫、脫韁的馬亂跑着嘶鳴。繳獲的槍枝彈藥堆成了山，還有五輛汽車和五門山砲，二千名俘虜。



## 無比的愛

王若

### (一) 智勇雙全

重機槍陣地靠近村口五十米達的汽車路旁，距敵人外壕邊的大地堡只隔一塊地。彈藥上已報告兩次說：「子彈不多了！」

應該趕快到後邊取子彈，可是韓文修連長考慮到從這兒到車莊足足有三里遠，這裏正處在大邵耳寨和小邵耳寨兩面敵人火力交射下的一片開闊地。他相信隨便叫一個戰士去搬子彈，不論是誰都會自報奮勇，問題却不是這樣簡單，必須挑選一個不僅堅決勇敢而且是機警智慧的人才能保證從長遠開闢的火網中把子彈取來。

史德明可以去。還有張雙聯。

史德明站起來拍拍土，跳出戰壕，同志們都囑咐「小心些！」他說聲「知道！」就和張雙聯一同跑去。

子彈撲撲……的打在土上，兩條背影很快的消逝了。

他們扛着兩箱子彈走了一里多地，背上已經溼透，臉上的汗水澆着泥土化成許多條條。經過團指揮所時，敵人的槍比早先打的更緊了，楊政委向前方觀察了一會說：「現在槍打的這樣緊，等敵人火力稍停一下再往前送。」前面急等着子彈，如果不要緊，不會叫我們來取。」史德明回答了楊政委，於是他們又抱着子彈箱往前跑去。——交通溝彎彎曲曲的不好走，野地裏連一個可隱蔽的

土堆也沒有。

離敵人只有百多米了，敵人發覺之後，就從正面側面密集向他們射擊，這該是多麼困難呢？這段路真是一寸一寸前進的，子彈一個接一個的從他們身邊擦過，耳旁爆炸，他們用肚子緊貼在地上，推着子彈箱向重機槍工事爬去。

「史德明回來了！」附近的工事裏，迅速傳遍了同志們的歡呼。

## (二)無比的愛

他們蹲的戰壕，遭到了兩面夾射，從早晨起，敵人向這邊兒不知打了多少砲彈和槍彈。

史德明正和陳福喜一起挖土，一顆榴榴彈打在他們中間，陳福喜頭部和胸口負了重傷，史德明的背上也掛了彩。

衛生員來了，史德明見到陳福喜傷重，就先叫給他救護。待止住血，上好綑帶，他想：如果這兒再落一個砲彈怎麼辦？於是他用負傷的背把陳福喜背到他佔的工事較深的一個工事裏。

陳福喜疼的吃不住，昏昏迷迷的。

「福喜，沉着氣，你的彩不要緊，現在白天開闢地不能送，到天黑就會把你送到醫院裏去的，你休息一下吧！」史德明轉過身從工事裏探出頭來，小心的觀察敵人。

邵耳寨的敵人準備突圍，汽車都開到西頭來，嗡嗡的馬達聲戰壕裏可以清楚的聽到。「是不是敵人的坦克衝上來了？」陳福喜問史德明。

「不是坦克，這是村裏的汽車響，咱們隊伍這樣多，敵人決出不來的，你放心吧！縱然有什麼，有我史德明在，保證扳不了你。」



陳福喜點頭，似乎滿意而且感激。很相信史德明的話，尤其是「只要有我在，保證抄不了你。」更使陳福喜很大的安慰，心放下了。

受傷之後，是格外的口渴，何況自那晚開來，跑了六七十里，從不明打到現在，整整一夜一天，誰都沒有吃到一口飯，喝到一口水。

如果這時有一碗軟軟的稠米湯喝是多麼幸福啊！於是陳福喜掀動起乾燥的嘴唇向史德明要米湯喝。

戰壕裏那裏來的米湯呢？他就很快的解下自己的乾糧袋，把乾糧剛倒在手心上，「就把這乾糧捧的乾糧喂他嗎？」這是難以嚥下去的，需要泡軟才好，可是那裏能找到一口水呢？

史德明在上午來回取了兩次子彈，背上又掛了彩，喉嚨早已渴啞了。現在一口唾沫也是非常寶貴的。但他不願使自己的戰友失望，就把乾糧捧的乾糧塞進嘴裏勉強的吮出幾口唾液，細細的嚼成爛漿。

陳福喜昏沉中突然感到一點溫暖，送進嘴裏，又香又甜，慌忙睜開眼。原來是史德明正把嚼爛的乾糧嘴對嘴的喂他，有一種不可言喻的感情，像電流一樣的通遍週身。陳福喜眼圈紅潤了，半天才說出一句話來。

「你不用管我，你去打仗吧！」



## 襖袖上的血

李文波

打罷邵耳砦回來休息，發現我襖袖上的一片血印，使我想起當時負傷的新戰士袁慶懷來。

部隊堅持到天明，小砲陣地被敵人發現了目標，便集中火力向這裏轟擊。小砲組連我四個人，都埋在土裏，我們又鑽出來，一連埋住了四次，我們照樣爬了四次。因為這個坑太小，盛不下四個人，何況又幾次被砲彈轟平了！我命令小砲班長派人再挖個工事，他立即就派袁慶懷同志完成這個任務。在我們前邊三步的地方，又落了一個砲彈，炸成盆大的深坑。小砲班長舉過鐵鍬說：「『活寶』你就在那個砲彈坑裏去挖吧！」我回頭一看袁慶懷同志早跳出工事了，至於他爲什麼叫「活寶」？我到沒問，只告訴他注意，袁慶懷同志動手挖着工事回答我「沒事」。可是我還很擔心，子彈在他身旁噹噹的亂飛，並且在他跟前翻起來無數的土花。我又露出頭來告訴他注意，聽見他大聲而肯定的語氣說：「不怕」。隨着話一翻身滾回工事壓在我的身上，我抽出身子一看，他的胳膊已經斷了！鮮紅的血冲着很多碎骨頭，從打破的襖袖裏露出白色的骨叉。我端着槍斷下來的胳膊發呆了，小砲班長幾乎喊叫出來，我向他一擡眼，他像懂了我的意思改口說：「不要緊給你救急包吧！」其實袁慶懷同志早看見自己的胳膊斷了，他還是很冷靜的叫我：「副營長你替我裹住吧。」真的我接過救急包，把他襖袖的炸破口撕開，見他的一條胳膊完全下來了，只連着上下一點肉皮。我的手發顫了，越發顫越不會裹，他那鮮紅的血順着手流在我的襖袖上，我已經不敢裹了。袁慶懷同志笑

着說：「你裏吧，我不痛！」他這一點輕笑，才鼓起了我的勇氣，一個救急包裹不住，衛生長又拿來兩個才算裹住了。

袁慶懷同志就躺在這裏，不時的坐起來看看。過了一會，我聽見他小聲的像唱什麼：「我爲革命今天受了傷呀！日蔣介石他爹和蔣介石他娘呀……」小砲班長制止他說：「好好待會吧！」「活寶，」要你不你就回去休息！」他像着急的口氣說：「不！我得看着你們消滅了敵人才下去呢。」「現在我才知道他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驚慌。

敵人還在拚命的向這裏轟擊，袁慶懷同志還是不住的觀察着叫大家注意，快黑的時候，團政治處韓主任去慰問他，他還很關切的說：「首長你快離開這裏吧！我不要緊。敵人對這打的可兇呢！」「直到把敵人全部消滅了，他才下了火綫。今天我看見襖袖上的一片血，又想起當時負傷的新戰士袁慶懷同志來，他那種沉着勇敢和堅定真使我欽佩。

五  
十  
九  
個  
負  
傷  
的

李文波

邵耳寨殲滅戰中，西南角的主攻陣地上，有五十九位負傷者，他們爲戰友們的英勇奮戰所鼓舞而不下火綫。堅強的勝利信念和英雄氣概支持着他們繼續和蔣軍作頑強的戰鬥。

趙副團長在清早就負了傷，但他仍然在距敵十幾米遠的地方和三營一起作戰。他並不在意的揮動着負傷的手，幫助戰士挖工事。上午敵人企圖突圍，他就跳出工事，親率戰士們打炸彈，準備拚刺刀，打退了敵人的猛撲。胡成羣連長前次的傷口還未痊癒，這次又掛了彩，但他還照常的指揮作戰，堅持到天黑。二排長王小三左眼打傷了，但他依然帶領突擊隊衝上去。指導員李任勝和他的通訊員同時負了兩次傷，三條腿被打拆了，但他們還憤怒的高喊：「大家要替我們報仇啊！」三營營部通訊班五個人負了傷，可是他們還和好人一樣的在彈雨下跑來跑去。小通訊員李聚福腿上負了重傷，他就邊滾邊爬的把信送到，回來報告了任務後，才對首長說：「我的腿上掛了彩了。」新戰士袁慶懷的胳膊打斷了，他仍然談笑如常，叫別人隱蔽，由他來觀察敵人。機槍班長郭連珠和他的歪把機槍，一起掛了彩，他竟不願傷口流血，放下壞機槍，拿起一條步槍，帶三顆炸彈，跟着部隊一齊衝鋒。戰士許同生、趙和中和、劉世榮、毛慶玉、傅二小、楊滿子、呂杏元等同志都負了傷，都還在衝鋒陷陣。

敵人全部被我殲滅了，天還不明，部隊回到原陣地上集合，三營有十九個彩號在戰場上看守背包，他們高興地談論這兩夜一天的戰鬥故事。我們走近了，他們還把我們當做了敵人突圍的散兵，一齊拿起步槍、手榴彈來，叫我們繳槍。待雙方問明了口令，原來是自己人，大家不禁大笑，鬧了一場有趣的喜劇。



## 英雄楊北芳

胡 奇

邵耳寨的敵人正在睡覺，隊伍就悄悄的開到了，老百姓一看見是自己人，就輕輕的拍着手道：「我的親娘呀！可等上你們了。」接着就是訴說不完的怨屈；連拖着辮子的閩女們，也啞啞着聲音，訴說蔣介石隊伍如何跟惡霸地主串通起來活埋了婦救會主席，吊打了兒童團員……說着，聽着，大家就撲滴撲滴的流下眼淚。

三縱十連三排長楊北芳是林縣人，過去在舊社會裏也是窮苦人，他受過四十軍的吊打，也交過地主賈真金的刻薄；今夜他見到老百姓說了這麼多傷心事，他也苦辣辣的不由得想起小時候一家人逃到山西受的那些罪來。末了，他娘連家門也沒看見，就在半路上死了。

楊北芳是個率直人，他不大願意流眼淚，今夜晚他沒有例外，同志們批評他，說他心腸硬，他却搖搖頭說：「還是心腸硬些好，哭也要不了敵人命！」

天快黎明的時候，隊伍才向邵耳寨攻擊，十連是預備隊留在後邊休息着，從第一壘槍起，楊北芳就傾起耳朵聽到前面的砲火，老百姓給他端上水來，他也無心喝，有幾次他躍躍欲試，想着到前邊去，可是上級沒有命令只好等待着。

直盼到天擦黑，十連才開上去，楊北芳正等攻擊命令，連長偏偏又叫一二排主攻。

敵人在邵耳寨築了非常堅固的工事，機槍火力網像一條條毒蛇般的封鎖着，使人難以接近。一二排剛剛衝上去，就損傷了兩個班，連長楊金才早就下了只許進一尺，不許退一寸的決心，他還

是在猛烈炮火中，指揮着戰士搭好跳板，繼續攻上去，可是戰士走到跳板中間，跳板折斷了。楊連長並不灰心，他命令楊北芳：「你要完成這個任務！」楊北芳點點頭說：「放心吧！包在我身上，不完成任务我就不回運」。他說完話，就拿了六個手榴彈走在前面，戰士劉新福又提着一籃子手榴彈跟着上去，接着，七個持槍的戰士，四個拿機槍，扛子彈匣的戰士也跟着上去。

敵人火力越緊，楊北芳的胆子越穩，走到深溝旁邊，城牆上五挺機槍火力網，把他的進路密密封鎖住了，楊北芳不慌不忙，就把手榴彈一個接着一個的扔上去，城牆上火光升起來，漸漸蔓延成一片濃霧。

等敵人的火力弱下來，楊北芳的手榴彈也扔光了。不一會敵人火力比先前更猛的響了起來，正萬分緊急，戰士劉新福又提了一籃子手榴彈衝過來，楊北芳就且扔且進的逼上去，好容易才逼到城牆根時，敵人投下一個燃燒彈，楊北芳頓時滿身着火，躺在地上亂滾。

戰士劉新福沒經驗過，以為楊北芳這一下可完了，他回過頭正叫七班長，楊北芳說：「不要緊，我還好好的哩！」

火撲滅了，劉新福一個人早豎起梯子；楊北芳滿身還冒着青烟，就攀登上去。

城牆上的敵人倒了，跑了，機槍射手董富升也上了城牆，他展開火力，掩護着楊北芳同志衝到寨裏去。

楊北芳正一股勁前進，前面突然人影一晃就不見了，他奔過去，却被阻擋在一座暗堡跟前。楊北芳毫不思索縱身跳進去，一個敵人給他死拉活拉的拖出來，敵人叩頭如搗蒜，交出一挺七九式機槍。

一會戰士們一個個都如潮水般的湧上來了，每座暗堡，每座房屋裏的敵人吃不住我們有力的打

擊，統統的都繳了槍。當楊北芳一個人走進一間黑洞洞的屋子裏去逮俘虜時，他被一羣人緊摟抱住，他機警的正扣上手榴彈拉火線，那羣人抖着聲音哭着說：「好人啦，好人啦，你們再不來，我們統統都要給蔣介石的隊伍坑害死了。」楊北芳聽到那淒慘的聲音，知道是老百姓，他這個憨厚的人不知怎麼的，眼淚也撲滴撲滴的流下來。

## 苟團長帶傷指揮

唐平鐸

上官村戰鬥開始還不到一個鐘頭，兩個通訊員把團長苟在合同志扶着走下來，頭部負傷兩處，他從一九三三年入伍以來，這是第七次負傷了。他臉孔顯得十分瘦弱、蒼白，胸前塗滿了血跡，兩條腿在通過外壕的時候全打溼了，一進指揮所的門，就仍帶着那一口的四川口音說：「隊伍統統搞進去了！」李旅長拉着他冰涼的手，要他好好躺下，不要再多說話了。他暈暈沉沉的睡了一下，又爬起來問：「前面怎麼樣了？」

第二天拂曉，他又跑到上官村去，我在半路碰見他，勸他不要去，敵人已經壓縮到西南角，快解決戰鬥了。但他笑了一笑，又向前走去。

十點鐘左右，一股敵人向北突圍，這時看見他在砲樓頂上高喊，聲音像廟裏的洪鐘一樣響亮：「同志們！快追呀！」

敵人慌亂的跑着，戰士們像一隻隻猛虎似地撲過去，突圍的敵人全被截住了。苟團長帶着一個通訊員追上去，也捉回六個俘虜，得兩枝步槍。



## 砲找到正主了

裴光

四門綠油油的戰防砲，蹲在六縱十六旅砲兵連操場上，原先的那個砲手熟

練地在洗擦泥膩，周圍集攏了好多參觀的人。

「這就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滑縣上官村從蔣軍一〇四旅繳獲的。」我向一位同志介紹。

「同志，你說這砲嗎？」砲座旁邊另一位同志站起來：

「你對這砲一定很熟悉吧？」我問了一句。他便叨叨的講起來。

「這叫俄造三七式戰車防禦砲，一九三〇年出產，是一種新式武器。有兩種砲彈：一種叫破甲彈，專打戰車、裝甲汽車、汽艇、兵艦的，最大射程是五千七百公尺，能穿二公厘五到三公厘的鋼板。另一種叫榴彈，」他說着從前車上拿下一顆砲彈：「就是這種，專打輕重機槍、步兵砲等抵抗巢。一般以一千五百公尺為有效。」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委員長」——他的臉突然一紅，塗了一層羞恥似的——不！漢奸頭子蔣介石在廣西成立四個戰砲團，我們是五十七團二營第三連。以後開到宜昌老河口一帶……」

「你知道這砲是怎樣來的嗎？」我插上一句。

「怎麼不知道是蘇聯援助中國的！」

「蘇聯援助中國這砲，幹什麼？」



「打日本哪！」

「那末你們拿這砲打過日本沒有？」周圍的人哄哄笑起來，他被問得啞口了。

「在老河口的時候，第三營的砲就丟了！」他終於說出來了。

「那爲什麼，你們進攻解放區就這樣積極呢？」在旁的小通訊員跟着問。

「唉！我們也是沒有辦法！」似乎引起他無限惆悵。「就說這次上官村戰鬥吧，二十號那天上午，你們攻到村裏，當時我們那個參謀長，就下令叫把砲拴另件扔掉。那時，我真不忍心破壞了它，就把砲拴用洋麵袋裝起來，埋到牆角下。」

「後來呢？」

「以後，咱們同志衝進去，當時我想：我已被解放了，砲仍然殘缺不全擺在院子裏，就對同志們講清楚，領他們將砲拴刨出來，這時，我們戰砲連的人都集合出來，連長、排長、班長、砲手一個也不少，大家都自動去找砲拴。一直找了兩天，總算湊起來了。四門砲連車前、輓具、牲口一概齊全了，只有第三門砲還缺一個拉拴柄。」

「那還能使用嗎？」參觀的人有些着急。

「不要緊！你看！」他走到第三砲跟前「豁拉」拉了一下說：「剛才鐵匠爐給配上了，一樣頂用。砲可算齊全啦，戰砲連真正找到正主了！」

我不自禁地拍一下他的肩膀：

「好同志！你說得很對！戰砲連從今找到他真正的主人了！其中，你也有功勞啊！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胡春生！原來是這個戰砲連的第一砲手，現在還是担任原來工作。」

## 旅長楊顯明被俘記

裴光

### ——上官村戰鬪通訊——

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時，指揮部發出最後攻擊令，蔣軍一〇四旅旅部及三一團最後毀滅的時間來臨了。兩架美式飛機，急燥地盤旋在晴空，地下的人民子弟兵已準備好了一切。當工兵們裝置好的炸藥「轟通——」發作時，隨着連續的迫擊砲，輕重機槍的放射，勇士們向村西北角幾座高房子衝上去。

六縱四十六團第七連連長李立正，和戰鬥英雄楊富俊衝到北街石牌坊前，敵人的火力網封鎖着，又退回來；串過一段夾道，照例把手榴彈投過去之後，架梯上牆。牆下又一個四尺寬的夾道，擠縮三百多個蔣軍，他們已失去了戰鬥力，驚慌的抱着各人的武器，一槍不放了。一個軍官發出急促的呼喊：「不打了，我們繳槍！我們繳槍！」李立正同志，隨聲答應他：「好！大家不打了，我們優待俘虜，保證你們生命安全，快把武器放下！」他們話還沒說完，豁豁一陣鋼鐵撞擊聲，蔣軍們把所有的武器扔到地下，鼓起巴掌來。李立正、楊富俊從丈高的牆上跳下去，進行了人槍的接收。

楊富俊一個人，衝進東屋裏，屋裏的蔣軍，縮成一團。他從靠門的牆角下拉起一個軍官來，又看到靠窗的大案板壘成的辦公台下，還爬着一個軍官呢！長期的八路軍生活，使楊同志積壘了豐富的捉俘虜經驗，視線本能底轉到兩個軍官胸前的符號上：啊！原來就是旅長楊顯明，副旅長李克源。他高興得要跳起來，順手將他倆的符號扯下，藏在口袋裏並封上了扣子。因為這是兩個最寶貴的

紀念物，可以證明這位英雄在愛國自衛戰爭中，爲人民立了功，是人民戰士無尚光榮！

蔣軍第一〇四旅的正副旅長就這樣被俘了。後來，他貼身底勤務兵——唐浩雲。這一個天真的小孩子，告訴我，他們被俘前的情況。

二十日夜晚戰鬥開始時，楊顯明，李克源正坐在東大街路南豫泰祥藥店的客廳裏辦公，他們仍爲所謂「領袖」的「援兵六個旅，明日即到」，「失掉上官村殺頭」……的「軍令」束縛着，堅持與人民軍隊敵對的指揮。霎時露天的聲響，帶來五發砲彈，打塌了房屋角，打穿了窗戶，打碎了他倆尙稱「安靜」的心緒。於是將旅指揮所，移到對門譚電室住的院子裏，他倆就鑽進防空掩蔽部去了。下面部隊被逐一退再退，全村已退出四分之三，譚電室的院子又臨到毀滅性的危機了，他倆從牆角挖個洞鑽出去，沿北街潰退，到石牌坊時，北面的八路軍也壓過來了，順牆又挖了一個洞，鑽進一三三團團部。就在這個地方當了八路軍俘虜。蔣介石的主觀主義的「軍令」又一次遭到慘敗，給楊顯明以及一〇四旅的數千官兵們，留下了「遺憾」！正如楊顯明所說：「不該一誤再誤！」——這是反人民的必然結果。」

## 活捉何冠三

夏川

### ——記蔣匪保安十二總隊的殲滅——

十八日晚，我七縱五十八團和六十團以奇襲手段消滅驅散了賀碧、李莊之蔣匪河北省獨立大隊，當晚即構築堅強工事，準備十九日一舉殲滅久爲長垣人民所痛恨的何逆冠三之省保安第十二總隊。

何冠三原有三個大隊，獨立大隊歸何指揮尙不滿三月，經我襲擊受創後大部潰散逃竄。其一大隊駐韓村，二、三大隊及總隊部駐宋樓，兩村相距不及一里，成爲蔣匪向我邊區進犯的一支觸角。雖然經過連續行軍和李莊戰鬥，却並沒有使戰士們顯露出絲毫倦容，他們依然緊張的做着爭取勝利，藉以響應縱隊黨委四大號召，爲人民立功的幾種有效準備。

太陽已經西斜了，時針正指向三點二十五分，二十一旅的砲火首先在韓莊響起來，敵人自然經受不起如此強烈砲火的壓制，僅以三分鐘的時間，我六十一團八連突擊組便在周學願排長領導下神速的登上圍牆，遂將何匪之一大隊大部解決，一部企圖突圍逃竄的，也被我五十九團警戒部隊截擊，而全部放下武器。在這同時，主攻宋樓的二十旅的部隊，在一陣砲擊之後，五十九團九連孟少良同志，五十八團三連李善文同志爲先導的突擊組也一躍突進了村子。

何冠三向以能跑善溜著名，我軍接近宋樓、韓莊之初，都沒使他喪失自信，依舊固執着和八路軍對陣，六七年都未被消滅，這次又可奈何的錯覺。的確，幾年來未把他搞垮，確助長他不少的氣

焰，但他還是過高的估計了自己「能跑善溜」的技術。等到勇士們衝上岩牆，馬上慌了手脚，只得拿出老本事，惶惶向西南逃跑。

不過我五十八團二營和特務連老早便在那裏等候他們，二十旅的一營和二十一旅的一營又都跟蹤追來，使他們無法漏網，剎時漫野充滿了喊聲，到處都聽到求饒哀告，最後除極少數僥倖逃散外，大部仍然做了我們的「不速客人」！

當然何冠三也沒有例外，不同的是一出寨牆，便被命中負傷，他的隨從雖仍企圖架他溜走，無奈已被我五十八團一營高教導員追上，於是何冠三及其副總隊長邱立明等一羣幾十個人便規規矩矩一齊放下了武器。

從此長垣少了一夥害民的猛賊，蔣匪北犯的一根有力觸角也被斬斷了。



## 滑縣戰場巡禮

李普

一輛小吉普車，載着我們向戰地急駛。最先遇到的是將近二百個蔣匪軍中下級軍官，押送他們的是舉世聞名的解放區民兵，最動人的是抬担架的農民行列。清晨六點鐘，我們到達上官村時，這是這次殲滅蔣匪一萬一千多人的三個主攻點之一。它在滑縣東南三十多里，國民黨暫編四十一師一〇四旅旅部設在這裏。我們來遲了一天，戰場已經打掃，只有老百姓們還在搬運鹿柴，平毀工事，拿回被蔣匪搶去的門扇和鋪板。被俘的蔣匪旅長楊顯明說：「單是作爲這村屏障的一個小村落，八路軍就打了一二百萬發以上的砲彈。」這是個易守難攻的地方。東、南兩面臨水，西面就是那個小村莊，北面是寬闊的平原，蔣軍一〇四旅來到之後，共修了一百三十五個碉堡，一道水溝，和三道鹿柴。親身參與此次戰鬥的指揮員們，引導我們參觀。他們是從東面打進去的，首先消滅了蔣匪一個連，佔領前進陣地。第二步是涉過村東那一條水，跨過鹿柴。第三步是爬到對面的圍子上，打了一個缺口。第四步是在圍子上佔領一條長約十多米達寬約一米達的小陣地，打退蔣匪三次反撲，然後打開一堵一堵的牆，打通一間一間的房，終把蔣匪從族長劉伙夫，全部俘虜。東北面留圍集的蔣匪一個團，回師增援，半路就被我消滅了。每一步都是奇蹟，每一步都表現出人民戰士們的無比的英勇。尤其是涉水爬牆那一段，完全暴露蔣軍層層火力網之下。密集的槍彈燒紅了夜空，從前面到左面、後面，像急雨一樣打來，沒有必死的決心，

是無論如何打不過去的。

我們踏着勇士們光榮的血跡，爬上圍子的缺口。水溝上已經搭了一堆木板，有幾頂蔣匪的鎗邊帽子，在水裏盪漾。一個同志邊說邊表演給我們看：我們有一位團長苟在合，怎樣在圍上掛了彩，傷了頭部，他的警衛員扶着他，他怎樣暴怒着掙開。怎樣爬到短牆那邊，對方約有一連敵人，沒知他是誰，對他說：「彈藥沒有了！彈藥沒有了！」他說：「好的！老子送給你！」嚇一聲就摔過一個手榴彈。某參謀長告訴我們，講這故事的這個戰士，就是兩天之前在鄧城戰役俘虜過來的。這使我大感興趣，特別和他攀談。他說他叫張南華，皖北亳州人，二十二歲，兄弟三個，兩個哥哥都被蔣匪拉去當兵了。七月間又來拉他，把他母親拉到鄉公所，沒有辦法，他只好忍氣吞聲，帶上那頂寬帽子。「鄧城戰役把我解放了，到了這邊我真高興啊。」他大聲的笑着，然後大叫着說：「這樣好的地方，要是我們守，不要說五百人，就是五萬人，也打不進來。」他的理由是「跟蔣介石賣國賊，誰願意賣命呢？」有一次，我見了俘虜來的一〇四旅長楊顯明和他的副旅長李克源，他倆說一個事實：「我們派出去一個搜索排，都被捉光了，等到八路軍圍上來，我們還當是搜索排回來了。八路軍把我們看得清清楚楚，我們像個瞎子。」上官村戰鬥，繳獲了四門反坦克砲，砲車三輛，經塗過漆的砲彈上，都明明白白寫着美國製造。聽說有一個蔣匪軍的連長拿「法幣」向老百姓買東西，老百姓不要，連長狂怒起來，罵道，「爲什麼不要「中央」票，難道你不是中國人？」那個老百姓回答說：「你的「中央」票，是那一國的？是那一國給你印的？你才不是中國人！」於是那個蔣匪軍連長不得不低下頭來。